

歷史空間

瓶花與籠鳥

緩結

有些人餵養鸚鵡的方式十分奇特，我想也許只有那些唯利是圖、他事不問的人，才能在處理事情的方式上顯得這麼直截了當，這麼心狠手辣，並常能想出一些如施毒計般的怪招來。

據說，這是一種奇特的秘方，為了能使養在籠裡那些鸚鵡的鳴聲更為嘹亮，那些鸚鵡的擁有者常會把切成小塊的指天椒填入其喉嚨，迫使牠「愛鳥」因受了劇烈的刺激，即刻發出尖利淒慘的叫喊聲來。

所謂「淒慘」，是因為聽者得知了其中的「奧秘」。而對於多數不懂鳥性的人來說，或會因為有人竟能將自己的鸚鵡調教得如此得體，使一隻同樣籠養的鳥兒在啼鳴方面不斷有所長進而自愧不如，並始終苦於無處求教也未可知。

某一年的一日清晨，我在一條山邊靜道上迎面遇上了一位手持鳥籠的老伯。

當我一見籠裡關着的是一隻小小的相思雀，心裡便覺得奇怪，以為也許是自己沒弄清楚，在港島，或許還另有一種形貌酷似，生活習性卻與相思雀絕然不同，平時更喜於獨處的小雀也未可知。

為了求證，我特地招呼了那位剛從身邊擦肩而過的長者，問他籠裡養着的是什麼鳥？

「相思雀呀。」他在離我已有一米遠的地方轉過身來，坦誠而不自以為然地答道。

「既然是相思，籠子裡怎麼又只得一隻呢？」

我以為自己的提問定能引出一段預料中的故事，會聽到由這位已在路邊站下的鳥主直接講述，在他原有的一對相思雀中，有一隻是因為什麼原因不幸離世。一直以來，籠中剩下的這隻孤鳥是如何地不願餵養等一類的實情。同時也很想藉此證實一下以前聽人說過的有關於相思雀，若一旦失去原有的伴侶，便不可能再重新配對成雙，多數都會因為過於孤寂而隨着死去等傳說是否屬實。

沒想老者的回答竟出乎意料，依然還是那麼一種輕鬆自如，不以為然的神情：

「那一隻在家裡。出來前，我把其中的一隻另籠分開，留在了家裡。」

說完，還暗自一笑，就像面對的是一位什麼都不懂的「鳥盲」。而後才施施然地轉過身去，高擎着鳥籠重新上路。

想到他那種以為我根本不可能明白其中「奧秘」的笑容，我突然意識到，這可能又是一種不知由誰發明出來的「奇招」。自己剛才遇上的有可能正是一位詭計多端，一向便善施「毒計」的罪魁。而那兩隻受其操控的不幸的籠中雀，之前一定都因為思念着自己那硬被拆散的伴侶而在兩地不停地慘叫。同時，也正是為了能欣賞到兩隻雀兒一旦被分隔後，那種悲切的發自肺腑的啼鳴，才使這位道貌岸然的鳥主，實施着一種更比一種殘酷的「計謀」。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香港人還另有一種由來已久的習俗，春節前，除了家家都會爭着搶着購買大束的鮮花，以應「花開富貴」之說外，更因粵語中的「花」字與發財、發達中的「發」字是諧音，而「桃花」則更有「頭發」，年頭就發之意，為能求個好意頭，便最喜歡用整條帶蕾的桃樹插瓶，以營年尾年頭的喜慶氣氛。

新年前，絕大多數的商場都會用主幹足有碗口般粗細的滿帶着粉紅色花苞的整棵桃樹作裝飾，一擺就是數十天，直至元宵過後。

這整株的桃花如照料得當的話，便能一如預期般地僅靠瓶裡裡那些現成的水，而在新年間開出滿樹滿枝的花朵來。若不然，不枯則已屬萬幸，頂多也只能勉強維持來時的狀態，乾巴巴地，在新春，僅以那些展放不出花瓣，呈現不出花姿花容來的乾枯骨朵示人了。

我不太清楚一棵三米來高，枝條繁茂的桃樹在地裡一般需要生長多久？總覺得七年八年是起碼的。並覺得只為湊合一時的熱鬧，只為營一營年頭的氣氛，便要逐一逐一，出於慣性地結束這麼多棵桃樹的生命，把喜慶建立在殺生上，建立在一棵棵年輕桃樹的「死刑」上，而且年年如此，實在是太過殘忍。而所以能使這一習俗延續至今，肯定

又與不論是在哪裡都總會有的那麼一批唯利是圖的生意人有關。

在這些商戶眼裡，無論是買是賣，所見的都永遠僅僅只是那一筆筆或是進或是出的錢財，心裡惦着的也永遠僅僅只是手裡這一樁樁不知是否能做成的生意。因此根本就不會在意自己不斷交易着的正是一棵棵極其無辜的桃樹的生命了。

我一向便憎恨把鳥兒關在籠子裡，把魚兒養在水缸內，把小狗剃去尾巴，拴上鏈條後，還要不斷地訓導地應如何時時刻刻服從主人的命令。

同時覺得把植物按人意修剪成各種各樣的盆景的行為性質，無異於迫人閹割，逼人裹足。其間被變着法兒毀滅的正是大自然賦予萬物的那份美好的天性。

我憎惡一切以動植物為取利對象的商賈活動，討厭那些遍地皆是，各有所恃的花鳥魚蟲店。終覺得不論怎麼對待植物和寵物，全都是出於人類本性中那種醜惡不堪的「佔有慾」及「操控慾」。從中反映出的亦正是一切都必須「由人說了算」，必須以達至「某一人的特定意願為目的」的那麼一種極其狹隘醜陋的心理。

更覺可悲的是那些因馴化，因人工配種而顯得特別嬌貴脆弱的品種，即使是某天有幸遇上願意將其放生的買主，能被放入溪流；能被送回原野，也早已因為喪失了在自然環境中求存的本能，而沒可能重新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因此，除了面臨死亡，除了繼續被踐踏，被玩弄外，已別無選擇。根本就沒可能再品嚐到那種被視為是比生命更寶貴，比愛情更有價值的「自由」的滋味了。



籠中鳥的哀鳴。 網上圖片

古今談

吳羊璧

恭喜龍年發財

農曆年來了。今年是壬辰年，辰屬龍，今年龍年。

希望現在社會上仍然保持着傳統的農曆年氣氛，不過，香港愈來愈成為一個現代化大城市，傳統的氣氛恐怕是不免減弱了。

傳統的農曆年，在我的印象中，有兩個印象特別深刻生動。一是燒爆竹，一是小孩子見人「恭喜發財，利是拉來」。

「爆竹一聲除舊歲」，爆竹聲使新的一年來得很熱鬧，那種氣氛本來是很好的。有些大商家大機構，還會懸一吊長長的爆竹，嘩嘩啦啦地燒起來。說實話，燒爆竹（炮仗）的聲音不是很好聽的，吵耳，但是帶來了新年的熱鬧氣氛，卻也無可替代。

我所說的新年燒爆竹，是幾十年前的記憶了。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保持這樣的氣氛。我的記憶是好幾十年前的了，那時的香港還沒有現在這樣的規模，高樓大廈還沒有那麼多。我住在西環一帶，

印象中還是小城味道，如果有人燒炮仗，附近的人就一定聽得清清楚楚。「新年了，燒炮仗了」，這樣的一種喜悅就帶動起來。

在香港，我又住過多年郊區，小村裡，新年的氣氛更濃。雖然是疏疏落落的人家，但是家家貼起大紅紙寫的新春對聯，遠遠的就望見了。左邊一副紅對聯，右邊一副紅對聯，讓人的感覺就是處處都帶來新春的感覺了。

在那裡，什麼人家燒炮仗都傳遍村裡，大環境靜，一聲聲炮仗都格外清楚。

香港現在是不讓隨地燒炮仗了。這很好，在沒有禁止燒炮仗的那些年月裡，老實說，走出門就提心吊膽，生怕前前後後，忽然有一顆點燃了的炮仗扔過來。過年嘛，總想出去走走，又想出去，又提心吊膽。這就是過年時特別會有的心情。

其實，我倒是覺得，香港的每一區，不妨都劃出一塊地方來，在限定時間內，讓愛燒炮仗的人去燒

個痛快，愛湊熱鬧就去湊熱鬧，那就成了香港的新年一景。

「恭喜發財，利是拉來」，小孩子見熟人就主動叫人，伸手討利是。這也是記憶中過新年的一景，也是民間過年的一景。不過，在我記憶中，有些地方（像香港）讓小孩子去討利是，另外有一種民間風俗，卻是給「壓歲錢」。壓歲錢不是伸手討，是由家中的一家之主，在過年晚上，給家裏人，包括小孩子，一個紅包。拿了紅包，歡歡喜喜地壓在枕頭下睡覺，這一覺會睡得香，枕頭下有錢了嘛。

我覺得壓歲錢這種方式更可取。它有多方面的涵義。壓歲錢不是討，是給。得到壓歲錢的家裡人們會想一想：為什麼有壓歲錢呢？這表示了大人們對下一輩的關懷。大人們辛辛苦苦賺錢，生活過得並不容易，過年的時候還以壓歲錢的形式多帶來了一份溫暖。通常，大人們也會與小孩子討論一下：你有了這筆錢了，準備怎樣花呢？這是一種生活上的教育。

無論如何，這些天是熱熱鬧鬧的春節了。一陣陣炮仗聲（也許市區不容易聽到了），一聲聲恭喜發財，都使春節更溫馨，大家都笑口常開。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心靈驛站

彭電

深夜百里單騎只為「孝」

朋友的母親住在百里之外的鄉下，那裡的鄉間土路，如帶般狹窄，又泥濘難走。今天，是朋友母親的生日。白天，朋友確實抽不出時間陪母親。只因要去接回在外地求學，放了寒假的女兒，還要忙於給岳父家修葺壞了的水管。到傍晚時分，忙得似個陀螺的朋友才有空。他連晚餐也顧不上吃，便找到我，欲借用我的摩托車去百里之外的鄉下母親家，因那兒不通車。我有些猶豫，並非我不願借給他，而是，天這麼晚了，路途又遙遠，那段鄉間土路，我曾陪同他去過一次，四周都是水塘，如羊腸的小道彎彎曲曲，凹凸不平，稍不注意，就可能跌下冰冷刺骨的水塘。生日年年過，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建議朋友，給母親打個電話，這個祝福就行了。這天寒地凍的，她老人家也一定難解。無論我說什麼，朋友都執意要借，還說我小家子氣。我有口難辯，只好將摩托車推給他，並叮囑他，在路途千萬要小心。朋友連謝也來不及道聲，就騎上去，「嗚」地一聲消失在夜色之中。此時，天颯起了風，北風「嗚嗚」叫着，大力地推搡着窗戶，不一會，就有雪花輕輕地飄落在窗台上。我躺在暖洋洋的被窩裡，為朋友默默祈禱。

你還車，為何不在母親家住一宿，待天亮才回？朋友嘆口氣，說，岳母的腿前幾日摔傷了，還在醫院躺着，我不去，妻一人哪裏照顧得過來？我對他說，你頂着嚴寒與路途的危險，僅去看一眼母親的行為有些不解。朋友說，自父親去世後的這二十多年裡，無論自己怎麼忙，也不管誰家的路途多麼遙遠，每年，他都多會趕回家陪母親過生日。雖然，他也給母親買了手機，但這手機裡的聲音，怎麼可以替代他呢？那一刻，我理解了朋友的一片「孝」心。是的，一部冷冰冰的電話，永不可替代兒女對父母的關愛與孝心。因此，不管路途多麼遙遠，工作多麼繁忙，春節都回家陪伴父母吧！畢竟，父母需要你們陪伴的時日並不多。



路途再遠，也阻擋不了回家的心。 網上圖片

古典瞬間

陶琦

雍正朝的祥瑞

舊時的帝王，都自稱是受天命而執天下，其德行是與天象呼應的，聖明天子會獲天降祥瑞，證明他有德治理國家，若是無道暴君，天就會降以災變作為懲罰。《漢書》曰：「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所以，歷代的帝王都以獲得符瑞為天下太平、政治開明的象徵。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治法嚴峻，不僅對有異端思想的臣民殘忍迫害，就連對親兄弟和親生兒子，也是寡恩少義，自然稱不上是聖明有德天子。然而雍正帝在位期間，各地呈報上來的祥瑞卻多不勝數，凡是古書上記載的祥瑞，都一一應驗。如雍正剛登基，就有官員報告說在順治的孝陵，古傳說中的祥瑞之草萸英屢見；不久，康熙的景陵碑文剛立好，又有官員報告說有靈芝繞碑而生。雍正四年（1726），黃河所經六省的水道，都由渾濁變得清澈，還有五行星同時並見於天，寓示雍正朝不僅是太平盛世，且文教昌明，真儒輩出。

而且隨着雍正的高壓統治的展開，祥瑞也越來越多，尤以雍正七年（1729）最為集中。這一年，先是四川巡撫奏報，四川的犍為縣於七月六日有五彩祥雲捧日。不久山西巡撫也上報，十二月保德州有彩雲繞日三周，臨晉縣也屢見絢麗的吉祥雲彩。緊接着河東河道總督報告，山東的登州、萊州十二月有祥雲不散。其後雲貴總督也來奏熱鬧，說境內從七月至閏月，五彩雲共出現了七次，祥瑞慶雲出現了六次。奉天將軍則奏報當地的糧食多得吃不完，小米一斗僅售銀子三分，豆子一斗僅售一分二厘。

除了官員紛紛獻瑞呈祥，一些老百姓也不甘寂寞。如有鄉民報告說該地平時少水，雍正七年閏月突然平地冒出兩股甘泉。河北磁州的百姓報告，有人在地上撿到四十兩銀子和三千銅錢，久候原地交還給了失主。浙江天台山的村民則說，這一年的十一月，在山上見有神鳥飛鳴，兩個月後，又看到有鳳凰翔集峰頂。一時間祥瑞迭見層出，萸英發，芝草生，黃河清，祥雲現，鳳凰來儀，嘉禾蔚生，甘露噴湧，樣樣俱全，一切似乎都在昭

示雍正是一位少有的明君聖主。

不過對這些所謂的祥瑞，雍正有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如山東的學官報告，曲阜在重建孔廟的大成殿時，上樑的前兩天，孔子故里祥瑞雲出現。雍正就相信了，當即下令學官親到文廟設奠，以申感慶。反之，浙江巡撫上報說湖州府有一戶蠶農，家中的一萬多條蠶感念聖恩，協力織就了一幅五彩的祥瑞之繭，上面的圖案精美絕倫。朝中的一些諂臣也認為是難得一見的異事，要求史官記錄下來，就被不信的雍正拒絕了。

另外貴州巡撫也繪製了一幅瑞穀圖呈上，說貴州當年產的稻子，有一穗三莖至一穗十五六莖者不等的瑞穀。《東觀漢記》曰：「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畧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相傳東漢光武帝劉秀出世的那一年，就有一根禾莖上面結有九穗的異象，所以光武帝被取名為「秀」。但是，貴州巡撫為了拍馬屁，將這個從古史中抄來的老段子，改成了一根禾莖上面結有十五六束稻穗，顯然是故意抬高雍正的功德，認為雍正比劉秀更為英明卓越。對於這種過分誇張的拙劣吹捧，雍正自然心知肚明，也是一笑置之。

之所以雍正朝會有如此多的官員呈祥瑞圖，一是這種吹捧逢迎的手段，堪稱成本最低，也最安全，最不露痕跡的阿諛諂媚方式。因為不管是賢明帝王，還是專制暴君，都不會排斥這種宣揚自己功績恩德的吹捧。著名如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也都有過根據所謂的天降祥瑞，撰文歌頌君主的行為。其次在雍正執政期間，不僅強化君主專制，還大興文字獄，懲治手段殘酷，株連極廣。僅在雍正七年，就有謝濟世批註《大學》案發，陸生楠寫《通靈論》獲罪。處於這種高壓統治之下，官員們為了避禍，也就會盡量避免涉及一些敏感的事務或話題，而想盡辦法去討皇帝的歡心。而且退一萬步說，即使皇帝明知道是假的，也很難證明臣子是在刻意造假。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做帝王的，又有誰會去故意為難一個吹捧討好自己的臣子呢？